

丁力商场小说

圈套

针对金融诈骗的非法集资罪让企业家误撞红线。是他树敌太多，还是法律建设的滞后？

云南人民出版社

针对金融诈骗的非法集资罪让企业家误撞红线。是他树敌太多，还是法律建设的滞后？

圈套

丁力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圈套 / 丁力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9

(丁力商场小说)

ISBN 7-222-04543-0

I. 娱…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077 号

责任编辑: 简 宁 朱信明

装帧设计: 潘漠子

责任校对: 嘉孚随

责任印制: 刘伟能

书 名	圈套
作 者	丁力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51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排 版	阿 旺
印 刷	北京通州丽源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4543-0
定 价	20.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004 4107628 (邮购)

引子

我一直想写孙大午，仿佛有一种责任，因为毕竟，金融文学研究会称我为“最有爆发力的金融文学作家”。事实上，我是工程师，最近又忽悠上作家，但我接触金融时间确实比较长。1993年，在宝安收购延中之前，我们就用法人股转让的方式收购厦门国泰；1997年，我在金田股份做董事局主席助理时，又经历两起净资产负债收购国企的事件；1998年，在报纸上发起“债转股”的讨论；1999年，参与策划中科智担保公司的成立；2000年，与梁汉星同志一起完成《资本委托管理制度》的编写和出版。所以，很多金融界的朋友都认我是五道口的校友。

孙大午案件集中暴露了我国金融体制客观存在的种种弊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河北徐水五郎庄的老百姓，到首都北京的专家学者和著名企业家，很多人为孙大午鸣冤叫屈，所以，法院判孙大午罪名成立，却又不得不当庭释放，如此，就有了下面的《圈套》。

写孙大午比较难，难就难在我要写真人真事。如果用虚假的人名来代替孙大午，明显地指鹿为马，不是欺骗读者吗？但是，我又不想写成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因为如果那样，不仅影响作品的可读性，弄不好还会惹官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着实费了不少脑筋。最后，就有了这部卡奇姆式的新体小说。

卡奇姆是舶来语，是一种新型影视的名称。在卡基奇影视中，动画演员和真人演员同台竞技，居然也被观众接受了。《圈套》也这样，虚构的人物和真实的人物同时出现，并把真实的人和事作为虚构人物关注和谈论的焦点，如此，虚与实就相互兼容了。

由于尝试，这部小说花了我更长的时间，但愿能给读者带来新感觉。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他们当年颁发给我的红本本虽然没有让我成为律师，却让我在写《圈套》时更加自信。感谢网络，它让我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建立平衡时找到了支点。感谢生活，如果《圈套》能成为一部好作品，那么功劳也不在我，而在于生活本身。

人老了，浑身都是气象预报。胡孝儒不记得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句话，但这话他信，他发现自己一到五十岁，预感就特别的准。难道这就是老话说的五十知天命？

2003年5月27日上午，胡孝儒一早醒来就预感今天要发生什么事，而且是大事。能发生什么事情呢？胡孝儒靠在床上愣了一会儿神，实在想不出能发生什么事。他决定起来，起来之后出去转转。或许，转着转着就能想起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皖南的五月，早上还有寒气，但寒得不是很结实，等早稻田里脚背深的水面开始反射太阳光的时候，胡孝儒就不得不把皮夹克敞开了。

胡孝儒喜欢就着晨光在田间漫步，甚至还习惯性地提着一把铁锹，就像是早年下田看水一样。但今天他没有心思看水，而是在想问题。他相信自己的预感不会错，今天肯定要出事，而且出大事。

大事？胡孝儒想，眼下最大的事情就是收购工人疗养院的事情。难道是收购工人疗养院的事情要出麻烦？能出什么麻烦呢？胡孝儒想起去年老战友孙大午对他说的一句话，说无论遇到什么烦心事，只要你先往坏处想。想到最坏的一种结果，然后再说服自己面对它，那么一切烦恼都可以化解了。胡孝儒现在就接受老战友的提示，往最坏处想。想着工人疗养院收购不成了，泡汤了，白忙了，会怎么样呢？也没有怎么样，天塌不下来。这个项目对于胡孝儒和他的绿洲农工贸集团来说，无非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有它更好，没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当然，胡孝儒为这个项目也确实花费了不少的精力，不仅花精力，而且花金钱。事实上，对于如今胡孝儒这样的老板来说，一切精力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金钱。一想到金钱，胡孝儒就激灵了一下，那可是一大笔钱呀！

工人疗养院就在祠山冈乡境内，站在自己家门口的土墩子上，远远地就能看见。小时候胡孝儒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疗养院蹭澡，也就是进去洗个不花钱的

热水澡。祠山冈有三宝：茶叶、毛竹、热水澡。但自打国家把热水塘划给江南钢铁厂做工人疗养院之后，本地农民就洗不了热水澡了，来这里洗澡的就只能是到这里疗养的工人老大哥。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农民不叫农民，叫社员，人民公社社员，像巴黎公社社员一样。既然如此，那么当然就有组织纪律性，就有革命觉悟，就知道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所以，看着生长在自己土地上祖祖辈辈都属于自己的热水塘被工人老大哥建设成疗养院之后，一点儿意见也没有，一点儿怨恨也没有。不但没有，而且还蛮高兴，看着远远的白墙红瓦就高兴，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还可以向亲戚炫耀：我们那里建起工人疗养院了！我们家大顺还被公社抽去做小工，九毛钱一天！

“多少？”亲戚问。

“九毛！”这位说。说着，还把食指弯成勾，表示确实是九毛，而不是七毛或八毛。

亲戚们自然羡慕得满面红光。本来还打算炫耀他们今年一个工合到二毛七分钱，现在听说人家一天就能挣九毛，自然没话说了。

“这还不算，”那位说，“每天吃馒头。雪白雪白的白馒头，那个白呀……”

因为要咽口水，说不下去了。

那白馒头胡孝儒也吃过。当然，不是吃一个，而是吃一口，是他们班史丽娟给他尝过一口。史丽娟的爸爸是生产队长，有派工的权力，因此，被派去疗养院做小工的人得了工人老大哥的好处，喝水不忘挖井人，自然要孝敬孝敬队长。孝敬的方式就是礼拜六的下午自己不吃饭，省下两个大馒头，饿着肚子走几里路，回来之后把白馒头送给队长尝尝。队长比较有架子，即使看着白面馒头吞口水，也不会当着送礼人的面说孬话，而是眼睛看着远处正在建设的疗养院，像是思考关于建设工人疗养院的重大问题，然后面无表情地微微点一下头，算是知道了。等送礼的人走后，队长马上就开始分馒头。用菜刀切，竖着切，切得很仔细，尽量切均匀。一个馒头切成三块，在家庭内部率先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全家老小每人一块。史丽娟的哥哥史旺财馋猫饿狗，学习不怎么样，但眼神好使，在爸爸切馒头的时候，就盘算着哪一块稍微大一点儿。等到开始分配的时候，立刻抢其中稍微大一点儿的那一块，嘴巴还没有咂出什么味道来，三分之一白馒头已经顺着食道滑到胃里去了，然后恬着脸向爷爷

奶奶要，向爸爸妈妈要。史丽娟跟哥哥不一样。史丽娟接过馒头后，赶紧进屋。进屋的目的不是躲起来吃，而是用小手绢包好，捏着，然后出去，靠在背风一面的屋山头闻。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打开手绢仔细看看，间或着还把散落在手绢上几粒馒头渣子送到嘴里，咂半天，然后重新包好，包仔细。等到礼拜一上学的路上，先拿出来供同学们瞻仰，瞻仰完毕才与同学们共同分享。分享馒头，分享喜悦，当然，也分享荣耀。胡孝儒就是在那一次的分享中尝到一小口馒头的。

大约是那口馒头太小了，没有品出味道，所以，留给胡孝儒的印象不如蹭澡深刻。

要说工人老大哥确实是领导阶级，处处为本地农民着想。不仅建设疗养院的时候请当地人民公社社员做小工，让他们享受九毛钱一天的高级待遇，吃雪白雪白的大馒头，天天像过年，而且每年春节正式过年之前，都要为当地农民开放热水塘，也就是恩准农民进工人疗养院里面免费洗热水澡。具体地说，就是那几天没有工人疗养，那几天在这里疗养的工人老大哥和一部分工作人员都回家过年去了，疗养院空着，想到工人老大哥对可靠同盟军农民兄弟的责任，也想到改善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再说，热水是从地下自己冒出来的，也不用烧，没有人洗就白白浪费了，所以，疗养院就对农民开放，或者说是为人民公社社员开放，免费让人民公社社员进工人疗养院洗澡，看新鲜。由于社员实在太多，比当年巴黎公社的社员还多，所以这三天得排队。一个大队一天。而每个大队又把一天的时间分成若干段，分到每个生产队。所谓“蹭澡”，就是胡孝儒他们生产队洗完之后，他不走，跟着下个生产队继续洗。或者明明他们生产队安排是下午洗的，但是他上午就来了，混在别的生产队亲戚或同学中间，一起洗。然后等到下午自己生产队来洗澡的时候，再洗一遍，直到把身上洗得跟疗养院的馒头差不多白了，也差不多泡了，才罢休。所以，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胡孝儒在蹭澡的时候能充分感受到工人老大哥的伟大。在修疗养院之前，胡孝儒也来热水塘洗过澡。那时候不用“蹭”，随便洗，想洗几次就洗几次，想洗多久就洗多久。但那时候的热水塘就是一个大冬天冒热气的塘。下到塘里暖和，起来的时候冷，冷得浑身发抖，特别是刚上来的时候，浑身湿漉漉的，北

风一吹，刺骨钻心，穿衣服都来不及，赶紧往身上披棉袄。最糟糕的情况是棉袄披上了，在洗去脚上泥巴的时候脚下打滑，又滑到水里，把棉袄也弄湿了。这种情况胡孝儒没有摊上，但史旺财摊上过一次。要不是去的人多，大家匀着给他穿，说不定会冻死。但“蹭澡”的时候就再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蹭澡的时候热水塘被盖在了屋里面，一进屋就暖烘烘的，热气腾腾，像蒸笼。这还只是外屋，也就是专门供人脱衣服或穿衣服的屋。在外屋脱光了衣服之后，进到里屋，才看到热水塘。这时候的热水塘已经不是一个“塘”，而是一个大池子，水泥砌的池子，还包了瓷砖。池子里面还有台阶，不会滑倒，而且起身的时候脚上更不会沾泥。池子里面也根本没有泥，不需要在披上棉袄之后又小心翼翼地蹲下来洗脚。所以，洗澡纯粹成了一种享受，高级享受，胡孝儒在洗完一次之后，当然想洗第二次。他还不是最贪心的，最贪心的属史旺财，他竟然能连续洗三天，硬是洗到大年三十人家疗养院要关大门过年了，才罢休。

胡孝儒这么想着走着，果然身上就微微发热，有了当年蹭澡时候的感觉。

胡孝儒现在已经走出了村，远远能看见阳岱山脚下那座红瓦白墙的疗养院。胡孝儒有点奇怪，这些年城市和农村变化都很快，怎么就这个疗养院没有多大变化呢？还是在阳岱山脚下，还是白墙红瓦，虽然当初的平房早已被换成了楼房，但相对于背后的阳岱山来说，这种改变实在是太渺小了，远远看上去基本上看不出变化。早些年强调以粮为纲，一度把疗养院后面的半截阳岱山改成了梯田。这几年国家又提倡退耕还林，并且有现金补贴，祠山冈的乡亲早就发觉在好好的阳岱山上种梯田得不偿失。现在国家给补贴，正好就汤下面，一下子就把田毁了。毁田还得现金，只有猪头脑子才不毁。梯田毁了之后，树苗却没有及时补栽，或者是补栽了之后并没有及时补长，这倒便宜了茅草。这些茅草不忘鲁迅先生的恩典，并且青出于蓝胜于蓝，不用春风吹，自己就大大咧咧地疯长起来。如此，倒把好好的一个疗养院衬荒凉了。

其实疗养院的荒凉不全怪茅草。这些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快，快到工人已经不是老大哥了，也不成其为领导阶级了，自然也就不需要疗养了。疗养院的荒凉是必然的。

胡孝儒到底是有见识的企业家，又时常怀念当年“蹭澡”的经历，关注疗养院的变迁，所以对疗养院这些年的遭遇多少知道一些。根据胡孝儒掌握的情

况，疗养院本身这些年没有多大变化，但它的主人变化极大。前面说过，这疗养院虽然位于祠山冈，但它的主人却是百里之外的江南钢铁厂。但是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江南钢铁厂首先被改革成了江南钢铁公司。改成钢铁公司之后，果然发展迅猛，好像没用一年半载，就发展成了江南钢铁工业总公司。虽然厂子还是那个厂，人还是那些人，但加上一个“总”之后，听起来大多了。又过了没有两年，总公司已经不能适应国企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了，只好成立集团公司。这之后，在集团公司里面又剥离出一块优良资产，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立刻上市，加盟蓝筹股，红极一时。集团公司在进行资产剥离的时候，当然是把远在百里之外的祠山冈工人疗养院剥离出去了。一时间，曾经立过汗马功劳的疗养院成了没人照料的孩子，任其杂草丛生，日见荒凉。再后来，被剥剩下的集团公司进行二次剥离，但这一次不是剥离优良资产，而是剥离不良债务，于是，想起疗养院了，让疗养院独立成立一个公司，并承担一些债务，也就是剥离一些不良债务给它，让老疗养院为集团公司的债务重组发挥新作用。这故事听起来乏味，但其实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胡孝儒的绿洲农工贸集团整体收购江南钢铁集团公司下属的祠山冈养生科技公司的协议。收购的条件是“零收购”。所谓零收购，就是一分钱不要胡孝儒掏，白给他。这话要是以前说，人家以为你是神经病，但是现在你说，人家信。零收购的条件是连同公司的债权债务一起收购过去，换句话说，就是收购方必须承接被收购方的一切债权债务。而对于疗养院来说，只有债务，没有债权。如果不被收购，那么江南钢铁集团每个月都要为这笔债务承担相应的利息，长年累月，也是个负担。如果被绿洲集团整体收购过去，不仅债务免了，利息不用支付了，而且每年还可以省下一笔维护费用。所以，江南钢铁集团欢迎胡孝儒的绿洲农工贸集团来收购的，并且是热烈欢迎。既然如此，那么能出什么大的麻烦呢？

胡孝儒想像不出能出什么大麻烦。但是，他仍然感到要出事，出大事情。

回到村口，侄女胡翠莲迎上来。一边接过胡孝儒手中的铁锹，一边告诉他，刚才姚根寿来电话了。

“说什么？”胡孝儒问。

“没有说，”翠莲说，“他说他过一会儿再打来。”

“不用了，”胡孝儒说，“你告诉他，我这就去公司。”

“不吃早饭了？”翠莲问。

“不吃了，”胡孝儒说，“不饿。”

胡孝儒心里想，肯定出事了，难怪呢。

胡孝儒的公司不在祠山冈，在县城，并且正准备迁往省城，但他仍然喜欢住在祠山冈。去年广东的老战友赖远斌到黄山偷闲，顺便来看他。一高兴，俩人又结伴去了河北，去河北见他们另外一个战友孙大午。三个老战友碰在一起的时候，说起各自的情况。胡孝儒还说自己是贱命，住哪都不如住老家舒服。白天看着阳岱山心里就塌实，晚上听着狗叫睡得就安心，早上闻着鸡鸣一天都精神。孙大午当时说：你还不如学我，干脆就做本乡本土的生意。或许，正是孙大午的这句话，促使胡孝儒收购工人疗养院？

胡孝儒收购工人疗养院确实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在里面，这点，姚根寿曾委婉地提醒过他。姚根寿说：收购行为应当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要尽量排除个人情感因素。胡孝儒对姚根寿了解，知道这就是从他嘴巴里说出的最严重警告了。他甚至承认姚根寿提醒得对。在收购工人疗养院问题上，他确实带有个人感情色彩。但是，他仍然坚持这么做。

姚根寿也是祠山冈人，跟胡孝儒是同学，关系不错。中学毕业那会儿，上大学不兴考试，兴推荐。但推荐也是有条件的。他们这些农民出身的回乡知识青年比不上城市下放来的正宗知识青年，基本上没有招工和推荐上大学的份，

即使偶然有那么一两次把回乡知识青年跟城市下放来的知识青年同等看待,也是专门为公社革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子女准备的,绝对轮不到他们这些普通社员子女的份。不仅他们没有份,就是史丽娟史旺财这样的“干部子女”,也没有份。那时候他们跳出农门的惟一机会就是参军。但就是这个机会,对姚根寿也无效,因为姚根寿从初中开始就想当知识分子,戴了副眼镜,参军是没有资格的。如此,那一年胡孝儒参军了,而姚根寿却没有。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有参军的姚根寿却赶上了后来的高考,结果还真考上了。虽然考上的仅仅是地区师专,但那时候的乡下人分不清大学与大专的区别。再说考上地区师专也一样跳出农门吃商品粮,跟考上清华北大没有本质的区别。等到胡孝儒从部队转业回来,为安排一个屁股大的股级位置求爷爷拜奶奶的时候,姚根寿已经稳稳地坐在祠山冈中学副校长的椅子上了。要不是后来胡孝儒的事业成了气候,硬拉着姚根寿加盟他的绿洲农工贸集团,姚根寿当上教育局长也不是天方夜谭。

姚根寿现在是绿洲农工贸集团的副总裁。由于总裁的位置是胡孝儒自己兼着的,所以姚根寿相当于是二把手,在集团地位仅次于胡孝儒。但他极有分寸,知道自己这个总裁是胡孝儒任命的。这种私营企业的二把手与国营企事业单位的二把手有本质区别,并不是与一把手分权的,而是给一把手打工的。所以,姚根寿在集团公司从来都没有以“二把手”自居,总是小心地维护着胡孝儒的尊严与威信,耐心地帮着出谋划策。即使实在有什么意见不统一的地方,也只是在私下的场合委婉地提出,提醒到“这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为止,绝不说得太多。

其实不用姚根寿提醒,胡孝儒也知道收购企业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正是从商业角度考虑,胡孝儒才更加坚定收购工人疗养院的决心。胡孝儒相信,同样一个资源,放在江南钢铁集团的手上,就只能充当负债的载体,而放在他手上,就完全可能变成绿洲农工贸集团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这里面,除了地域因素和管理成本之外,体制差别是根本的差别。江南钢铁集团不管名称怎么变,其实还是国营单位,说到底,工人疗养院在他们手上是公家的财产。既然是公家的财产,那么损失了就不会有人真正心疼,增值了也不会把增值的收益落实到具体某一个人头上。如果落实到具体某一个人头上了,那么这个人早晚就要被“双规”。为了不被“双规”,还是少操这份心。所以,在江南钢铁集团,

工人疗养院就只能是杂草丛生。而绿洲农工贸集团跟江南钢铁集团完全不一样。绿洲集团是私营企业，具体地说是胡孝儒个人的企业。尽管前二年也实行了所谓的股份制改造，但“改造”的目的是胡孝儒想借此把他自己的利益和当地官员及老百姓绑在一起，免得他们找麻烦。说到底，是为了更好地协调他自己与周边人的关系，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绿洲集团所有制性质和分配原则。所以，同样还是祠山冈这个工人疗养院，到了胡孝儒手上，马上就可以变成有娘疼的孩子，就像《世上只有妈妈好》那首歌里唱的，马上变成一块宝了。胡孝儒第一步打算把它开发成一个温泉旅游度假村，再与阳岱山生态旅游结合起来，立刻就能产生效益，不是变废为宝吗？当然，这还只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的考虑，胡孝儒对谁也没有说，包括对他的得力助手姚根寿都没有说。做领导的，不会什么话都要对部下说，要始终保持自己在信息掌握量上的绝对优势。如果实在不能保持绝对优势，那么至少也应该保证相对优势，就是让部下掌握的信息量分散：这个部下掌握这一块，那个部下掌握那一块，而且他们之间互相不串通，这样，相对于某一个部下来说，其掌握的信息量还是没有当领导的多。现在胡孝儒虽然早就下海了，连干部的身份都没有了，当然不能说是领导。但是，老板做大了，不就相当于领导吗？所以，胡孝儒常常把当领导的知识与经验用在当老板上，竟然非常合用。可见，无论是当领导还是当老板，都是管人的，道理相通。

胡孝儒抵达集团公司总部之后，姚根寿立刻向他汇报：石料那边出了点小麻烦。

“多大的麻烦？”胡孝儒问。

“吴县长说陈伟长也想做这单生意。”姚根寿说。

胡孝儒眼珠子转了一圈，没有说话，开始享用茶几上的豆浆和油条。一定是胡翠莲刚才电话里面跟他们说了，说胡孝儒还没有吃早饭，所以，当胡孝儒走进自己办公室的时候，温热的豆浆和现炸的油条已经摆在茶几上。

“不是这个问题。”胡孝儒边吃边说。

姚根寿显然是没有听明白，不知道胡孝儒这个时候冒出这么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跟前面一句接不上。所以，这时候姚根寿就没有接胡孝儒的话，只是疑惑地看着他。

胡孝儒还是部队养成的习惯，三下五除二就把两根油条和一碗豆浆解决了。这时候用茶几上的餐巾纸擦擦嘴巴，又擦擦手，然后把他今天早上突然冒出的预感对姚根寿说了。

“这是小事情，”胡孝儒说，“这样的小事情不会让我产生预感的，肯定还有一个大事情，要出大事。”

“这怎么能说是小事情呢？”姚根寿不解，“318国道拓宽拉直是本县甚至是本市今年最大的事情。改成快速道之后，从上海到黄山能缩短一个半小时。到那时候，上海人来黄山过周末将成为一种可能，并且会逐步成为一种时尚，而在本县境内的42公里用石料将达到……”

胡孝儒摆摆手，示意姚根寿不要说了。

“这个我能不知道？”胡孝儒说，“但正因为如此，这个事情是吴县长说不行就不行的吗？本县境内的石料由我们绿洲集团提供那是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在市委办公会都备案的，是能随便改变的吗？再说他陈伟长算狗屁，我让他做他都做不了。他有资质证书吗？他有能力垫资吗？”

“那么……”姚根寿更不明白了。

胡孝儒这时候已经把嘴巴和手全部擦干净，开始喝茶了。本地的手工茶，新茶，碧绿的，喝下去能当兴奋剂，而且还包管通过尿检。

“老吴这是给我提条件呢。”胡孝儒说，“这个老吴，城府就是不如许书记，急什么，我能忘记他吗？我要是忘记了，工程款能按时支付吗？”

姚根寿这时候也露出笑容，他显然已经听明白了，并且已经被胡孝儒的分析折服了。这个时候露出笑容，既是对自己被胡孝儒折服的表示，也是对吴县长城府不深的嘲笑。

正当姚根寿还想把这种表示进一步扩大时，胡孝儒突然皱起了眉头，愣了一下神，说：“是不是老吴要调走？”

胡孝儒这样一说，姚根寿明白了。因为假如吴县长要调走，那么就有可能提前兑现好处，怕事后不认账。问题是，如果吴县长调走，那么花在他身上的功夫不是白费了？

姚根寿感到事情重大，竟然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这样，”胡孝儒说，“你让范小青打探打探。”

范小青是市委组织部的干部，去年下派县里锻炼，县委许书记对她说：“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其在县机关晃一年，不如塌塌实实深入企业干一年，可能真有收获。”这倒是个新鲜主意，范小青略加思考，马上就说好。然后，许书记亲自给胡孝儒打电话，说给他派一个不拿工资的助理。胡孝儒自然把许书记的话当圣旨，连是男是女都没有问，马上就说好，非常好，感谢，非常感谢。或许胡孝儒当时说的是客气话，但是后来就真的要感谢许书记了。后来的发展证明，许书记的安排是英明正确的。范小青来绿洲集团这大半年，不仅对当前的民营企业经营活动民营企业家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而且也确实为绿洲农工贸集团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远的不说，就说最近。最近胡孝儒要收购工人疗养院，范小青就主动帮他出主意。建议他收购之后立刻重新注册，把祠山冈养生科技公司重新注册成绿洲农业高科技发展公司。如果这样，那么按照国家对农业和高科技的扶植政策，新公司就能享受三年的减免税政策。如果充分利用这个政策，把为318国道供应石料的业务装进来，那么仅减免税务这一项就能抵偿工人疗养院以前承载的全部债务。胡孝儒当即就认同范小青的建议，并且感慨，像范小青这样的人才放在市委组织部慢慢熬年头实在是太可惜了。他甚至由此推断，我们国家一大批优秀人才被党政机关“无偿”占用了，太可惜了。如果像范小青这样的人才不是在党政机关慢慢磨锐气练城府，而是充实到企业，特别是充实到民营企业，对推动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该多有实际意义呀！但他马上就把思想收回来，想着国家的事情轮不到他操心，他只要操心绿洲农工贸集团的事情就行了。于是，就打起范小青的主意，希望范小青不要回市委组织部了，干脆就留在绿洲集团，待遇嘛，可以考虑按市委书记的五倍，也可以考虑先给五十万人民币，作为她下海的“保险费”。想了，但是还没有说，主要是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说。再说，这种话也不是随便说的，说得不好，轻则被人家嘲笑，重则说他挖党政机关墙角，都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想到这里，胡孝儒突然改变了主意，或者说是突然有了主意，对姚根寿说你让她来一下，我当面跟她谈。

范小青还没有结婚，而且也没有听说她有男朋友，看上去就是一个小女孩，一脸没有城府的样子。胡孝儒就觉得很奇怪，这么个没有城府的小女孩，对经济活动的感觉为什么那么敏锐呢？不但比姚根寿敏锐，胡孝儒想，事实上也比我敏锐。

胡孝儒这样想也不是自己谦虚。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大老板，并不是他有多聪明，或者说并不是因为自己看问题敏锐，而只能说是碰巧了，如果说的极端一点儿，他其实是被逼到这条道上的。

当初胡孝儒参军的时候，嘴巴上喊着保卫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其实自己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一条出路，找一条能够将来吃商品粮的出路。凭着这个信念，到部队之后，一板一眼，认认真真，对同志团结，对领导尊重。晚上打洗脚水，别人打一盆，他打两盆，自己一盆，班长一盆。他因此还被班上一个城市兵笑话，笑话他拍马屁。但是，胡孝儒不羞不恼，从打两盆改成打三盆，除了自己和班长每人一盆外，还专门给那个城市兵也打一盆。如此，就再也没有人说他了。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转志愿兵。只要能转上志愿兵，那么就可以在部队长期呆下去了，就是实在呆不下去了，回到地方也会吃商品粮。吃商品粮就是他最大愿望。但是，事与愿违，尽管胡孝儒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尽管他处处给自己找苦吃，但还是没有能转成志愿兵。

胡孝儒当时真的是专门找苦吃。那时候胡孝儒已经是班长，炊事班长。别人当炊事班长，都自己掌勺。只有自己掌勺才显得有技术，有权威。而且在掌勺的过程中，还能挑好吃的放到自己嘴巴里。一方面试试咸淡，另一方面也能顺便吃上一大口。但胡孝儒当炊事班长不掌勺，而主要是养猪。傻子都知道，伺候猪肯定不如伺候人。伺候人的过程中，还能借试咸淡的名义吃上一口，或者在做病号饭的时候往面条里面多加一个鸡蛋，病号肯定会领你一份人情。但伺候猪的时候就没有这些好处。伺候猪，你能为了试试猪食的味道而自己吃一

口吗？当然不能。伺候猪，你对猪再好，猪能领你的情吗？肯定也不能。所以，谁都说他比傻子还傻。但是，傻有傻福，正当胡孝儒眼看就要退伍的时候，或者说近乎绝望的时候，机会来了，他竟然被意外地送到军部教导队学习半年。至于机遇为什么会突然降临到他头上，他当时并不知道。后来听战友说，一是因为他傻得出名了，傻到团后勤部都知道了，于是一个副部长力主派他去了教导队。还有一种说法更离奇，说正是当初嘲笑他拍马屁的那个城市兵帮了他。至于那个城市兵是怎么帮他的，他不知道，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但是，其中的道理他知道，那就是，吃亏是福。很多事情当时自己确实是吃亏了，但是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让你得到回报，一个意想不到的回报，更大的回报。

胡孝儒就是在教导队的时候认识赖远斌和孙大午的。但当时赖远斌和孙大午都比他出息。赖远斌来教导队之前已经是副排长，是一只脚已经踏进干部队伍里面的人，而孙大午由于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得好，已经被抽调出来支援地方上搞批林批孔理论辅导，直接属于团政治部代管，基本上是当干部在使用。只有胡孝儒，实际上是个养猪的，能进教导队，算是一步登天。正因为如此，从教导队出来回到各自的部队之后，工作安排也不相同。赖远斌回团里之后立刻就当了排长，穿四个口袋的正排长。孙大午则留在了团政治部。只有胡孝儒，回到所在团之后，还是回到原来的连队，从炊事班长变成司务长，好像没有多大变化。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干部了。而在部队上，只要是干部，只要能坚持当这个干部，不转业，位置总会越做越高的。可惜他们最高只做到了副营职，还没捞上资格带家属随军呢，就赶上大裁军，整个部队被裁减了，没话说，全部转业。

当初转业的时候，在部队上说得好好的，说他们这批人回去之后会得到地方政府的妥善安排。事实上，当时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也确实为他们这部分人下发了专门的文件，要求地方上妥善安排。但到底什么是“妥善安排”，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所以真要是安排起来还有些困难。后来几个老战友聚到一块的时候，胡孝儒知道赖远斌回广东之后安排进了派出所，当副指导员，算是基本对口。孙大午安排进了县农业银行，在人事股做副股长，大小也还算是个领导。而只有胡孝儒，当初离开祠山冈的时候在县里面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回来的时候，改革开放安徽率先，不但率先搞了大包干，也率先在县级政府和企事业